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四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己酉朔

夜有流星光燭地自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

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及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增朱驥立各放回原籍仍給還家產

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冤　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仍復冕府軍前衛副千戶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下所司議之。一曰明從祀之典。孔子廟庭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謂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啓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劉因、許謙宜入從祀。二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殊非右文之意。宜勑提學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敬學之意。三曰擇承襲之胤。今倘非其人。奏聞退革。別選其兄弟之良者襲職。四曰廕大臣之子。大臣非有過犯子孫應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書習禮。考其知所嚮

往。然後如例㢘補。五日益小吏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
足。斯廉恥興。今有司俱無全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
免苟取於民。宜敕賜在內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在
外七品以上半俸。上命議行。
福建汀州府奏前推官王得仁死賊。請立祠祀。下禮部議
行之。
初福建鄧茂七作亂。得仁奮力殺賊。卒於行陣。禮部奏
上。宜倣廣東楊信民故事。俾有司立祠致祭
二月彗星見。
上祭先農之神。遂躬耕耤田。
田在山川壇之南。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

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民耆老二人駁牛。二人曲躬按犂轅。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颭旗西行　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旣畢。乃至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犂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承應。用田家典故。觀畢。賜宴而回。

皇太后壽誕。令僧道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寧劾禮部尚書。姚夔欽會大臣收買炷香詣寺觀行禮祈福。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寧疏云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

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术。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保和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囘。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以禱祀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明。率而拜。曰爲　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

大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

南陽土豪爭鑛殺人。命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爲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流民

恕捕渠魁誅之餘悉散歸業。尋丁母憂。

兩廣蠻寇作亂　命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爲遊擊將軍陞浙江參政韓雍爲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率兵討之

猺酋侯大狗自景泰以來作亂。嘯聚至萬人。隳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應之。其勢益張。天順中。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卒莫能得。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徧所至丘墟。兩廣三司

皆戢罪守官。至是兵部尚書王竑奏言峽賊稱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浙江左叅政韓雍。文武全才。若以討賊之討屬之可追南顧之憂。於是陞雍僉都御史。與輔討之。

命戶部侍郎薛遠。整理兩廣軍餉。

上以征南軍士兩京及江西湖廣共調萬人。需費浩穰。非郎中可理特以命之。

命監察御史劉慶汪霖從兩廣出征紀功。

刑部主事馮俊上言處置兩廣事宜下兵部議平賊後行之。

俊言臣生廣西深識夷情廣西境內猺獞多居民少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聽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反側靡常近年益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土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束或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長官俾從俗以治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平賊之後斟酌舉行

少保李賢等進翰林編修丘濬條陳用兵事宜 命所司錄示總兵巡撫等官行之

兵部尚書王竑奏乞移文趙輔等凡軍前應用止許從征官軍內選用從之

奏稱總兵趙輔奏帶指揮鄒勝等多私役勢要謀為旗牌意圖妄報功次希求陞賞及乘機生事貪索害人卽今兩廣寇擾不支若令此輩再擾恐致意外之虞

寧夏總兵張泰奏創造兵車下兵部覆行巡守等官會議泰言臣嘗奏准創造兵車以為戰守之具此寔禦虜良法兵部覆奏謂泰久在寧夏虜屢犯邊未聞泰以此破敵宜令會議以聞

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禮部奏舊無事例却之

禮部上言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事例正統間嘗一行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自悔悟遂不

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不納。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勅諭迤北使臣孛來遵朝貢舊例。

諭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曾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朶顔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峰口進入今都督朶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

御史趙敔言于謙等爲石亨等誣陷榜示天下乞收回前榜并查復郎中吳節御史葉淇等官從之

敔言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保固其功不小餘亦可憫并吳節等爲人所累淇犯進言之失乞死者贈官存者復職 上曰朕亦稔聞謙冤所司其悉如御史言行之

兵部尚書王竑言延綏總兵張泰條陳安邊方略七事乞移文總兵巡撫等官奉行從之

兵部言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宜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

八百餘里倅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為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皆在腹裏遇警則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虜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捕虧損官馬無力陪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賠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行者行之。

召守制翰林修撰陳鑑修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

進直內閣侍郎陳文爲禮部尚書。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
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令凡問囚犯。一依大明律科斷。照例運磚做工納米等項
發落。所有條例盡革去。
時巡撫遼東都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
斷決武臣。獨舍律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
以律從事。　詔從之。而武臣因襲久。一旦有罪被降黜
多騰謗憚事者。奏革其令。公議惜之。
兵部尚書王竑。將密雲古北口邊事。忤　旨不報。
時有言古北口邊事者。多干礙豎戚。命下兵部議之。竑

以其言有理遂如其言以開忻　上意兩日猶未報竑具疏以待　上不加罪或有爲竑慮者私謂竑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何苦而不計耶竑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脫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大於此者吾亦不之計也爲竑慮者爲之愧服

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而沒

以旱災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左春坊左庶子王僎爲南京翰林學士

四月河南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三日方止

兵部尚書王竑奏復在京團營軍士舊額及革除諸將私役宿弊不報

侍讀周洪謨陳四川勦賊方畧六條下兵部議移文四川總兵吳悰督理軍務都御史吳琛採用之一曰阻絕徑路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募土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審行反間

以都給事張寧爲汀州知府修撰岳正爲興化知府先是南科給事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賢復有忌正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並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

命副都御史楊濬巡撫荊襄地方。
荊襄流民劉千斤反。
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飢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守制不報至是衆賊惟劉千斤石和尚爲主改元署僞軍師總兵等號攻劫州縣。
命撫寧侯朱永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率兵討劉千斤。起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搗賊巢。
五月。戊申。修比干廟。命有司春秋祭祀。
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不允。命醫治之。

竑正色在朝遇事敢言多內批不報嘆曰大臣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上章乞休
復倪謙爲翰林院學士閑住
謙上言天順三年奉命充順天考試官都御史寇深陰
結錦衣指揮逯皓擴摭臣罪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
釋爲民乞置對以雪冤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
閑住
六月都御史韓雍會征廣諸將于南京議進兵方畧
或曰方今兩廣殘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
急宜分兵一由庾嶺入廣東一由湖廣入廣西隨在撲
之俟其團結乃可圖爾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于中堅

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爲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嘘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擒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

七月御史李志剛言乞勅四川兩廣撫按分巡等官廉辨通盜分贓究獄從之

志剛言近日四川兩廣盜賊縱横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所掠之物與之其恐貽累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既去有司追捕者得其所留與物輒謂通盜分贓拷訊誣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

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受誣含寃。終莫能辯。彼眞爲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勑各處撫按分巡等官。躬詣盜所。廉察情實。此等寃獄。咸與伸理。庶幾良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廣東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巳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

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報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見胡曰非也須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汙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須婦甦

都御史韓雍率大軍至全州會陽洞西延苗賊爲梗出偏師擊滅之

戮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震

大理寺卿王槩奏請天下軍民詞訟今後違例越奏者逓送押觧原籍官司重究從之

命撫治南陽荊襄右副都御史王恕賑濟飢民及勘災傷
處所奏定議以寬糧稅
勑南北直隷浙江河南撫按官賑濟飢民。
兵部尚書王竑陳有疾再乞休致不允慰留之
八月命工部侍郎沈義僉都御史吳琛巡視南北直隷民
瘼
廣東按察使夏塤言兩廣用兵乞慎選府州縣官撫綏平
民下所司議行之
塤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猺獞逼脅平民使
為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怨怒。
自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作誠

宜慎選府州縣官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懷思而固守彼脅之衆聞風而來歸又擇方面官以兼總之則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在於此奏入

命兵部審處。

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率兵攻逆賊趙鐸等擒之鐸伏誅。

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壽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擊敗之虜引去。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郡縣凡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 詔戶部勘實以聞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汪洪等一百三十五名。

命沐琮嗣封黔國公鎮守雲南。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簡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請行養老之令褒恤已往賢臣爲將來勸　上嘉納之
盛在宣府修復官牛官馬之法墾田益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一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雖始怨之旣而恃以無恐皆欣戴焉
都御史韓雍等率大軍攻修仁荔浦峽賊破之
雍至桂林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一十六萬人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生擒一千二百餘

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

勑戒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任。任居寧波不法，别築公館於杭州，騷擾軍民，甚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任因誣奏瓚。瓚遂列奏任諸不法事。下布政二司覈實，於是布政使李頤等具實會奏。上以任年老，悉宥其罪，但加戒飭而已。

兵部尚書王竑三上章乞養病，准致仕。

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不足，乞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候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從之。

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洪閘灘淺盤剝多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上下部議行之。

十月禮部尚書姚夔集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亂加思蘭及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朝貢期限人數從之。

夔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亂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饕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

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勑哈密王母拏溫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待之意從之

戶部奏請申勅宣府守臣恪守官田官牛之法從之

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城多空城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粮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遂於億萬庫支銀壹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戰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

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續買給軍耕種官府
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此皆官田官牛之効驗然立
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勑守令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
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永遵守
陞直內閣侍郎彭時爲兵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
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開龍首鄭白二渠功成
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奏
開之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
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石則聚火鎔鑠而穿鑿
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
生祠祀之

兵科給事中袁愷奏荆襄流賊爲患劾總兵撫按三司李震王恕王儉等誤事。上悉宥之

愷奏湖廣荆襄等處流賊攻陷地方甚爲民害鎮守總兵李震廵撫都御史王恕廵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王澤等既無撫馭之方又無征勦之策宜各究治以爲人臣誤事之戒　上以王恕王儉大臣姑記過王瀛王澤等俱各奪俸仍令同心恊力平賊以弭民患

十一月南征都御史韓雍等率師次潯州議進兵方略雍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容箐重疊三時癘瘴其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兵威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戰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寡闊峽

路紛披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聲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峽賊聞之亦已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麒高瑞都指揮夏正葛宗膺指揮王英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英張剛王玘彭倫夏鑾柴正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林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昌千戶李虔等巡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輔和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壁令正

曰林崗沙田府江閒道也宜由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崗扼其東奔諸將受命。

陞南京刑部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南道御史鄭安論莊法律生疎至是莊以進表入京上章乞歸上以莊在景泰閒大節可取不允其去特陞用之。

詔今後收粮俱用平斛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囤基財物敢有仍前作弊巡倉御史糾奏究問。

戶部以所議漕運參將表祐上言便宜復奏。上曰律開收受稅粮聽納戶自槩平斛不[illegible]。比來收粮者每石加耗五升今軍官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

故下令禁之。
詔保定永平二府所屬十六州縣水災免粮一萬八千六百有奇。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
刑部奏暫免差官審錄。從之。
刑部奏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翌因災害言審錄重囚。乞照正統年間事例。差官領敕。分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議。竊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赴京朝覲。廣東廣西湖廣四川賊情未悉。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問刑衙門見囚罪輕

者從宜發落。重罪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差官審錄。

左府都督過興妻擊登聞鼓。訟子之冤。上以妄愬。命即誅之

興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法司擬得隆死。因毋妄訴。故速其誅。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

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

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殿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修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李賢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公從何處教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刑部主事

以馬文升爲南京大理寺卿

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爲翰林編修吳希賢爲檢討張敷華等九人爲各部主事

時李賢彭時欲留敷華與劉大夏皆力辭不就終爲名臣。

泰寧等衛都督劉玉元啣帖木兒等奏乞賜蟒衣不許其欲與民交易許之。

朶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不許。

癸未夜月犯左執法星。

命直隸容城縣立祠祀元儒劉因。

追贈南京戸部尚書黃福爲太保諡忠宣。

南征都御史韓雍督諸將進兵破大藤峽賊平。

自十二月朔諸將四面夾攻別遣兵斷諸山口賊聞兵

來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峽
南排柵牢密滚木礧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
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怠急奮擊之將士用團
脚扒山虎壓二色等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無不一當
百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雍命縱火烈山烟焰蔽天
日晝暝賊大潰敗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諸舍老鼠
寨嶺竹踏梁腦紫荆林崗沙田古營大寨等山賊屋廬
藏積皆燔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衆栗栗視雍恬然整
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破山開
路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樓等山峯巒萬重勢控霄
漢絕崖懸壁林篠叢惡岾危險絕非人所處賊樹柵數

重用千斤礧石大木轉而下聲吼若雷岩谷響應弩矢雨注雍誘使大發令人潛陟絶巔覘賊發竭舉礮爲應自卯至未賊發竭忽礮震大駭雍緣木攀蘿以升招衆悉上緩引蟻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山北兵且至山林峒與大兵合賊大敗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名斷藤峽。

丙戌成化二年正月甲辰朔。

辰時日暈及左右珥皆氣赤黃色鮮明。

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三司官者。

翰林院編修張元禎上言治道大本大原不報

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俗未幾與閣臣不合乞歸養病

御史魏瀚等條陳備邊事宜下部酌行之

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蓄修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沿邊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私門或借工公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與鋒挫銳況今爲之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

爲　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來各處率無積畜且水旱相仍連年䆁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疎畧虜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叅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叅將提督廵撫綏輯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　上曰王復陞未久難責近效頃於三營內選

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為十二營

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

史不時點閘若仍前作弊即參奏究治所[illegible]

朝廷更當斟酌。

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以言事下獄出為漢陽知府。

公恂以先聖後且衍聖公孔弘緒大學士李賢壻也遂

不次用為少詹事及　上即位改大理少卿尋自奏復

少詹事至是上疏謂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

兵譁然不平言官閧風劾之遂調外任。

都御史韓雍率兵平大藤峽猺賊班師奏捷并陳控制久

策　詔如議行之。

雍平峽賊巢穴蕩空謂賊窮而降不保其終於是奏設武宣縣東鄉巡檢司以土人李昇爲副巡檢貴縣北山巡檢司以土人陸善政爲副巡檢改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灘以土人廖正爲副巡檢靖寧鄉巡檢司於獻仔灘以土人任中二爲副巡檢大宣鄉巡檢司以全扶寨爲副巡檢大黃口巡檢司以陸明貴爲副巡檢與流官巡檢同事思隆巡檢司碧灘驛俱改于碧灘設武靖州於峽內碧灘屬潯州以上隆州知州岑鐸知州事土人覃仲英世襲土官吏目李昇等皆久叅戎伍故雍皆任之

詔如雍議

二月重修闕里孔子廟成上製文立碑紀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翰林學士萬安主考試，賜宴于禮部。

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陞鎮守荊襄王信爲都指揮同知。

石和尚劉千斤僭逆，荊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王帥逗遛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開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

禮部奏會試取中式舉人童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揚州鹽寇作，守兵失利，命南京僉都御史高明督

捕

明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滅九百餘人又並江高山置邏堡為久計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儀眞衛指揮卒閱不可解明撫卒令勿譁籍鹽入官乃舉劾如法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羅倫程敏政陸簡進士及第賜季琮等九十八名進士出身賜劉烜等二百五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命翰林學士柯潛教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

提督荊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議分兵四路會剿從之

兵部言圭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

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兵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尅期會勦。 上曰。兵不可遙制。宜如圭等所擬行。

少保李賢丁父憂。 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允。命太監林興護送賢還鄉視葬。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奏選陝西土兵。從之。

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於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

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敘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廕一子錦衣衛所鎮撫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移堡防邊事宜下兵部會官議行之

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累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

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四四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七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文奏欲將延綏一路墩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俱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會議以聞。

禮部尚書姚夔覆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議。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飢民入監。非例。　詔勿許。

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飢民。

閏三月太監劉永成卒。議欲封伯以直內閣彭時言止之。

永成有軍功。意欲封伯。彭時力爭之。或曰宦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

禮部尚書姚夔率羣臣上封事　上慰諭之。

疏畧曰。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肆於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慾。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正務。

濟寧衛典史高昺上言賑濟銀米作弊下戶部議行查究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請賣兩淮沒官鹽二萬並收船料

鈔暫改米以備賑濟從之

時江淮人相食故聰請之

延安知府王鑑上言乞行撫按分巡等官巡行邊堡下兵

部行之

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

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為官旗

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收器械不得修

整豈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奸弊

詔可

發松江府粮十萬石賑濟淮揚等處飢民。

從都御史林聰所請。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乱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勑王母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　詔可。

四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南方西北發戍各從所宜。下兵部議之。

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北直窮邊寒風裂膚黃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地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巒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習服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

不相宜。多致疾病逋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鬬矣。事下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山西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堪以兩易。各於發冊取補。詔可。

擢掌新會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初以父死事。廕爲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都御史韓雍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幷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倭寇浙東。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言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麗氏將隣家十歲幼女烹而食之實由飢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粮數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之時還官 上命戶部定議以聞

五月少保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修撰羅倫極論奪情非制忤 旨謫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宅告以不可李賢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蓋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

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尚書王翺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歸之。

御史陳選等交章留羅倫不報

選等謂羅倫所言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誠天下大計也。乞宥之以開言路。

御史楊琅奏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言以朋比斥之

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爲流通。士氣之壯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 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士氣。未幾而王徽以進言

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言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況從而沮抑之將諛佞成風聰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奏入李賢票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

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計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為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授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勑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修武沈煜代之　上允所議遂召信還

平虜將軍撫寧侯朱永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荊襄賊平之

圭至南陽分兵為五路圭與撫寧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恒先

士卒而登至格兒賊憑險爲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各奮勇乃命裨將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賊萬餘迎敵顧其營火遂驚駭蹂亂走死者無數斬首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惟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岩險

六月改翰林學士倪謙于南院

謙自謫戍復職閑住至是詣闕謝恩特命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貪冒無耻改命南京

巡按湖廣御史王瀛奏賊首石和尚集衆千數殺死夔州府通判王禎等下兵部會議分兵勦之

瀛奏石和尚燒劫四川大昌縣治瞿塘衛指揮曹能奏

州通判王禎率官軍民快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與奉節縣典史并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劾能易敵傷威請治之。事下兵部王復等請勑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仍勑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贖罪殺賊。兼議守城池從之。

反賊劉通等伏誅。

通即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為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潜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尹天峰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即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刼掠。通令男聰約子龍

等舉事乃於地名大石廠立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偽號爲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殺官軍殺敗通等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磔于市男子一十歲以上者皆斬之

勑陜西廵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陜西用兵事宜下兵部議尚書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

仲衡言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披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上無鬬志惟圖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

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令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迹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補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旣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

陞南京翰林院學士倪謙爲禮部右侍郎。

七月。命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科道會劾禮部侍郎倪謙，令致仕。

科道會劾謙姦貪邪佞，交結外藩，本當寘于極典，幸而得戍邊，復蒙寬恩復職閑住，自合靜居閭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污清班，如不容於公論，僞乞致仕，皇上復徇所求，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衆論諠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逐黨，伏望俯徇輿情，將謙革職，以爲希求倖進者之戒。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兵部奏請乘大軍勦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從之。

兵部奏：荆襄賊黨雖已削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

尚未就戮。玆又逃往巫山瞿塘等處。攻劫縣治。請乘大
軍勦滅之。以除後患。從之。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八月進士周鑑以避選王府官。問遣爲民。
時崇王將出就學。 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
中。稱病覬免。尚書王翺奏鑑懷不忠。遂坐除名。
命征虜將軍宣城伯衞頴鎭守遼東。
以邢讓爲國子祭酒。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卒。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歷陞本寺卿
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能在光祿

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臠還家其尤爲人所稱者能偕同寮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 詔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輩曰 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南京未嘗有後言以吏奮身如能與況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楊信率兵擊敗之

時虜住牧河套秋冬則聚衆爲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以爲常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癿加思蘭聚衆益爲邊患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須給銀兩起

備山西陝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倩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南京都御史高明以父年老乞終養許之

九月禮部尚書姚夔等言光祿寺供應宜從元年詔例從之

時光祿寺以供應不足奏添歲費禮部言正統間本寺雞鵞羊豕之類歲費不過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殄天物莫此爲甚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糜耗民財

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

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命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討
之

十月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船鈔
舊制無收船鈔例景泰中以國用不足故并及之每船
百料納鈔十五貫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尋以
歲歉商賈少通暫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粮不給
如舊收之

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等下兵部議　詔
總兵等官督兵搜捕餘黨
圭奏石和尚劉長子等復聚千餘燒劫巫山大昌縣治
調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往勦殺賊討

窮力屈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告缺食信給之食俾近營居住既而劉千斤妻連氏偽國師常通偽給事中王靖偽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偽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下兵部議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官督兵搜捕俾噍類不遺庶無後患因 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靖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奏夷人進貢不得過爲揀選起送疏下禮部議從之

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

以禮部定擬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方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鄰所有

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構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致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勑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為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十一月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磔反賊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并斬其

家屬五十二人

石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喜。

敘平荊襄功進朱永撫寧侯李震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

整飭邊備兵部尚書王復奏增府谷等處營堡墩臺從之

復言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兵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阻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

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堡稀踈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趂今聲息稍寧先行摘發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兒鶻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甎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可便利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谷該交界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隣近營堡量摘官

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連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摘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寛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壯振軍威矣

十二月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　上命以三衛常禮待之及上番書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

舊制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

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給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檄破其詐庶無後患上然之遂勑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

既差使臣兀納阿等斜同卜剌罕衛來同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剌罕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大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欵待以篤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謚恭敏

莊在景泰時有言事大節性剛直而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晚節稍弗逮識者惜之

少保吏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諡文達。

按大學士王鏊云。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者。無如李賢。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此固攘竊之流也。比來盖接踵矣。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參與機務。

平虜將軍楊信請調軍十萬。期春三月搜河套。從之。

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迤北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剋期進兵。併力勦絶。以除邉患。

鎮守遼東太監李良。因屬衛指揮王綸等保留失機監丞

韋朗兵部執奏不可許奉　旨留之

鎮守開原右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朗失機固宜執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爲綸等保留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爲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爲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既爲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回李良處

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禮部尚書姚夔等奏賑恤疲癃殘疾之人從之
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是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隣收管無家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粮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上可其奏曰無間老幼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贍養毋令失所

丁亥。成化三年。正月。

詔遼東等處鎮巡等官務以禮待入貢夷人。毋致嗟怨。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貢夷人嗟怨。上命移文鎮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官軍及驛。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以禮。必使感恩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巡按廣西御史端宏言賊未盡殄。乞懲總兵趙輔等。上命都御史韓雍督同和勇會勘之。

宏言賞罰明信。則人力於事功。如趙輔等討賊破峽之功。當賞妄言賊盡民安之罪當罰。況總兵大臣俱冒賞過分。今賊衆漸萌流毒愈甚。不罪輔等無以示武。輔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言守將歐信忌功縱賊。故毀成績。乞

治信罪。事下兵部。言輔等捕賊實未盡殄。令宏所奏切中其病。輔乃歸咎於人。宜治如法。輔見衆論交攻。願率兵自效。上曰。殘賊只令韓雍督同和勇會勦。輔不必去。

毛里孩侵大同。求貢。詔鎮臣禦之。

二月丁酉朔。日食。

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上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國子祭酒邢讓等奏。祖宗以來。欽降監規。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鐫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詔浙江金華府立祠祀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

禮部奏浙江僉事辛訪言欲將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之例立祠鄉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

四月貴州山都掌蠻叛。命兵部左侍郎程信爲尚書提督軍務同總兵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

山都掌蠻據大壩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故出征。

廣西陸川縣知縣謝堅奏流賊劫去縣印。乞鑄給從之。

刑部員外郎彭韶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有張岐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韶以其人非才力論其不可用。願 朝廷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伸公論。疏入下韶獄。都給事毛弘等言韶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

罷兩廣提學

時兩廣兵火之後人物凋弊按察司夏塤請暫裁革提學官。以他官兼之。 上可其奏。

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廕子孫一人入監。

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以世其祿備載於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敘正一

品子於正五品敘用從一品子於從五品敘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乃得錄廕

封周太后弟彧壽爲慶雲伯周彧爲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

封後數月加世襲壽進爵爲侯壽子瑄瓚瑣瑛彧子瑭瑨皆受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爲莊田民多苦之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災變乞修省 上嘉納之

科道言近年已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兩廣四川兵革之後歲北直隷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懲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或於萬機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

復十二團營　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不妨部事提督操練

五月免遼東歲貢人參

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巡撫都御史袁愷奏免之

命監察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

時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㸃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變化

提督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兵歐信奉旨自陳應居賊情罪狀上特宥之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復福建市舶提舉羅倫爲南京翰林院修撰

倫在泉州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之即放遣之不復

問。

七月工科給事黃甄等四川道監察御史丁川等各上言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雷震午門正樓實上天示警乞加修省 上以朕當勉諭之。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恕奏開封彰德衛輝地方蝗災乞賜能黜并請停止不急之務。 詔不准罷歸所言該部酌議以聞

恕言地方蝗蝻傷稼。固雖天災實關人事。良由臣巡撫失職所致。況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荊襄盜起軍勞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稅粮買辦物料多於往年。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望將臣罷黜別選賢

能代理仍乞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應不急之
務悉從停止庶幾天意可回災沴可弭矣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翺以疾篤乞致仕從之 遣太監
黃高賫敕諭賜白金三十兩織衣一襲寶鈔三千緡
虜寇榆林參將湯孔勛力戰死之
八月 英宗睿皇帝實錄成加陳文彭時太子少保文淵
閣大學士劉定之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
禮部尚書姚夔言朝鮮進海東青非故事乞下詔自今非
常之貢物不得進從之
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召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項忠署都察院事。

九月召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

左都御史李秉同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誅之。

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死之。徙其縣於固原。

侍讀尹直請萃成 聖朝儀文法制集爲全書。 上是之

十月刑部主事袁潔言請沿河州縣雜辦正徭止出十分之二下戶部議從之

潔言自通州抵儀真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挽送官船每歲自冬月河氷之外。晝夜不息。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沿河州縣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

役之處則勞逸適均而民得安業矣

詔起復翰林丁憂修撰王獻獻乞終制許之

左庶子黎淳乞兼翰林之職　詔不允

召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李秉還掌院事

提督貴州軍務兵部尚書程信同襄城伯李瑾率兵討山都掌蠻平之進兼大理寺卿

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鵞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海將士依其方畧用神銃勁弩夾攻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十級生擒二十餘人賊走入深洞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與聞十餘里又陰祭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還師

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衛門邊事以定。凱還
　　燕進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
命副揔兵都督韓斌防守遼東。
南京司禮監内官家人阮權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
盆等物。事覺伏誅。
氐加思蘭寇大同。平胡將軍撫寧侯朱永帥師禦却之。
以江西左布政使林鶚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鶚初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
用己意出入於法。乃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安傳
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即榜喻之。且戮其魁。其怪遂
息。又嘗以歲飢。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

為娼。過嶺南洞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稱良方面者必首歸焉。

副都御史林聰以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

十一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翺卒。贈太保。謚忠肅。翺直隸鹽山縣人。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慾。方嚴質直。循守禮法。不尚文藝。久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惟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以左都御史李秉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移直隸武進縣小河巡檢司於孟瀆河口。

孟濱北通大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出洋多罹覆溺且大盜出沒遂塞爲細流至是復移置巡檢司以關防之。

復兵部郎中沈敬官。

敬嘗被石亨等誣與于謙等迎取外藩謫戍邊至是事白。

荆門州學訓導高瑶上言請追加郕王廟號下禮部議之

瑶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旣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虜薄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無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鑾輿何由而還。迨夫　先帝復辟其舍天之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降

祀未稱曲禮。伏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

十二月翰林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㫤上言論上元張燈詠詩非盛事。上怒。杖闕下。調懋知臨武縣。仲昭知湘潭縣。㫤判桂陽州。

時朝廷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懋等上疏以爲　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宫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爲樂。况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雖蒙優詔賑䘏。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宫毋后同憂天下之日

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固不可也。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幾兵戈可息。百姓可安。其爲孝也大矣。疏入。忤 旨。命廷杖。調外任。

左庶子黎淳奏。訓導高瑶請復景泰廟爲妄言。從之。

初禮部等衙門會議高瑶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所敢輕議。請自 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 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群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緣 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後

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懿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瑶建言乃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欲煩瀆　聖聰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又云　陛下即

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瑤非欲尊禮郕王特爲奸邪進用之地此必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上諭　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　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巡按江西御史趙敔奏江西饑荒乞容留兌軍米以備賑濟并停免今年鹽鈔下戶部議行之

敔言近往所屬巡歷百姓群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勅戶部定議請將兌軍米容留本布政司六十九

縣倉分上納。以備賑濟。各衛所運粮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戶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囑吏胥。同里甲下鄉。逼迫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準折變賣。今遇飢荒。愈加無措。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得免。戶部覆奏。俱從之。

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璿為戶部右侍郎。

戊子成化四年。正月。壬戌朔

改湖廣臨武縣知縣章懋。為南京大理寺左評事。湘潭縣知縣黃仲昭為右評事。桂陽州判官莊㫤為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　皇上奉兩

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己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徭獞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　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俱改調南京時羅倫已復南翰林修撰人稱爲翰林四諫

二月壬辰朔日食

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粮六萬五百七十石

有奇。馬草九萬五百餘包。

陞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爲尚書。

希安起樂舞生。歷官至侍郎。用蔣守約例進尚書。本朝革中書省。立六部分掌國政。尚書即前代宰輔。而乃以雜流爲之。此景泰之失也。一時當事大臣不能執正。遂致因循。識治體者惜之。

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爲兵部員外郎。

冕故少保于謙之子。以父功蔭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虜酋加思蘭殺阿羅出。立滿都魯爲可汗。

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

等處流民。

陞刑部郎中何喬新爲福建按察司副使。

喬新任刑部陝西司主事。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武靖農家婦牧牛于野。二戎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衛捕盜者執之。以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喬新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強盜舍逆旅。分所劫彩繒遺主翁。事覺。巡徼者並主翁執之。以爲同盜。喬新訊得其情。曰。此與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瑜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愧乃翁矣。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郎。錦衣衛隸廣東司。其官校恃侍衛親軍恣橫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

少貸縣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修　英宗實錄命各採撫事當紀載者司寇特屬之及上書史館少保李賢閱之曰紀實而飾以文視諸司惟滕昊牘者大不侔矣遷本司郎中錦衣衛百戶有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指揮袁彬爲抑訟者悉奪財產歸其孫彬怒欲因事陷之遣覘事者百端擿摭卒無毫髮可指爲罪者在刑部久凡法比禁例具通其本末陸瑜及侍郎周瑄程信董方皆重之有大獄具必以屬章疏當上者輒使具草吏部尚書古曹李秉知其賢薦用之

命祭朱丞相李綱于邵武府

四月。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張岐以挾私生事。酷害邊軍爲
軍士所奏。 命給事中鄧山。刑部員外郎周正方。往按之。
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韓雍上請廣東廣西各設巡撫
從之。
雍以兩廣地方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後患。請于朝願
得文武大臣分其事。而雍專理軍務。
命副都御史陳濂巡撫廣東。僉都御史張鵬巡撫廣西。
禮部尚書姚夔率羣臣上災變疏。 上嘉納之。
夔等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
繁子嗣。然此事自 陛下身上。固非求神奉佛所能致
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何叱哩之流。惑世

誣民宜在所回其餘府庫金銀緞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勲勞不宜濫與官爵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故事 駕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衣服一言動悉依 祖宗舊規以回天意又言持儉用人正家防微杜漸克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

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指揮申澄死之

國初殘元平凉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

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從意乘時劫掠藏匿逋逃事覺有司捕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石城者四面俱山峭望高數十仞西山嶺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兵與戰不利陝西鎮守巡撫遣都指揮邢瑞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於城下申澄死之邢瑞遁巡官軍大潰遠近震駭

刑科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六事　詔下諸司處之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曰修治化以正流民三曰禁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專委任以革民奸五曰立期限以集庶物六曰止虛僞以息刁風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卒。謚莊靖。

文。江西廬陵人。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隷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修飾。至是人皆醜之。

五月。京師大旱。

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大學士陳文乞惡謚。不從。

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　祖宗。尤重謚法。邇者大學士陳文。謚曰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述其平生。貪穢彰聞。汚風大著。縱子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既逃于重

罰死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謚以服天下之心。爲將來之戒。上曰陳文在時人不言其過。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訐奏。下禮部議行之

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胡謐請頒大明一統志于天下。下禮部乞于司禮監關領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行。

禮科給事中成實言歲貢有事故乞准次貢考補從之。實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不許補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次貢考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
詔順天府存恤孤貧。
先是給事陳鶴言京城内殘疾無告之徒。朝夕哀號排
門乞食。往往凍餓死於道路。乞敕有司。添設養濟院。給
以粟布。刑部主事薛禥亦以爲言。　上命順天府收入
養濟院。外來者給口粮送還鄉。官司存恤。毋令失所。
御史謝文祥言大學士陳文乞加惡謚。　上不允
文祥言。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
蓋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迹其行實之
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巳地。乃朦朧妄擬
謚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愼以處位曰靖。蓋謚之美

者也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敕有司會議別選惡謚與陳文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之大公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矣 上曰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其没後始言姑宥之

詔建陽縣立祠祀先儒熊禾

大學士彭時等言廣東博羅縣儒學訓導游宣等奏乞將先賢熊禾從祀乞令禮部行禾原籍建陽縣立祠致祭爲宜從之

勅陜西副都御史陳价總兵寧遠伯任壽并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副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各率所部兵討土達滿四。

六月。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日本國通事林從傑等乞容便道省祭從之。

從傑等三人奏原係浙江寧波人。幼被倭賊掠賣與日本爲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將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私引中國人通番。如違聽有司治罪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鹽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不允。

戶部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阻壞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心。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粮子粒凡二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餘石。

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丙辰。詔禮部會文武群臣。議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

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

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賛之曰此正禮也

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

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

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

諸内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内閣與諸内臣至前

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葬禮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

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

好但與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得合宜商

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

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

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失聖母心。
亦豈得爲孝乎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
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虚其
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上雖
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
言之乞皇上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頷之。
大學士彭時等上言慈懿皇太后祔葬祔廟不可易。上
命禮部會群臣定議以聞。
時等言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
正位中宫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先帝
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

今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　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惧竊計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於陵廟自嫌二后並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　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禮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不合於禮

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况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碍且愈足以見二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此臣等所深願也伏望

聖體　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羣臣議務合天理允恊人心則天下幸甚又謂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議萬世言甚懇切

七月禮部尚書姚夔及文武大臣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科道等官集議慈懿皇太后祔葬祔廟如內閣彭時等議

上母后不從時等及夔等帥百官伏文華門號泣不起

祈請從之

變會群臣議以為宜與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合葬
裕陵慈懿皇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　上答
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窒碍朕屢請
命不蒙俞允又令内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
日孝奉兩宫如一若此違逆致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
於裕陵左右別選吉地安葬祭祭如禮庶幾兩全卿等
其體朕意變會群臣復奏大意云　上所有者祖宗之
天下當守　祖宗之成法祖宗成法即　先皇帝與母
后猶不敢違而況　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失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為至孝當起敬
起孝以諫而號泣隨之可也若　母后猶持不從則當

用尊無二　上處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上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詔下羣臣再議夔等言益切謂或者曰。上爲皇太后所出不可薄於此而厚於彼殊不知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裕陵並享　太廟略無輕重何謂有薄厚哉或又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況　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無及自咲曰此朕幼年事盖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卽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復繼以危言及羣臣伏文華門以待　上悉覧其

奏懇請於　皇太后。自巳至申。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
批云卿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文
武羣臣始退。
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
巳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閣道旁西北行
銜勾陳尾跡後炸散。
御史謝文祥劾尚書姚夔濫舉都御史張岐降南陵縣丞
禮部尚書姚夔乞貸御史謝文祥不允。
夔言頃者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臣而
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罪臣歸田
里以謝言路　詔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

不允。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乞宥御史謝文祥不允。

昂等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爲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赦之以來忠言。

有星孛于台斗。

總兵任壽等率官軍討土達滿四敗績都指揮費良死之。

寧夏兵先至陳价與吳琮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即出駕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時軍餘馮信最知賊情隨對陳价言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夜間未息臨晨即行且乏水飲無執戈力不可與戰姑從

彼意退兵徐議攻討吳琮叱曰兵已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木梃而鬬官軍遂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障陳价欲自殺左右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兵猶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死於賊賊遂乘勢猖獗凡係土達俱逼入城而於靜寧州大路虜掠運送甘州冬衣布花萬餘匹粮米不可勝計時兵部主事閻讓催兵至固原具奏以聞或傳其黨導以窺陝者朝野益震

逮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价總兵任壽吳琮都指揮劉清馮傑下錦衣衛獄

巡按江西御史趙敔言。江西刁民捏告有司。乞行嚴禁。下都察院議行之。

敔言。江西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者。動輙捏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干譽。不復顧惜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敔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淩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矣。

戶部尚書馬昂被劾乞罷不許。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胡深等言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勑令多官會議陵廟之事昂因事有難處託病不朝却在部管事方衆論未定則竄身旁觀以為得計及　睿斷已頒則靦顏入朝恬不知愧似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有道之世且昂受濟寧知州于靜餽女及受西僧劄巴寶賂乞下法司明正其罪　詔不問昂上奏自辯言給事中將臣辱罵比之犬豕乞放歸田里　上曰言者過實朕知之卿當盡職不准辭

陞御史趙敔為江西按察使。敔巡按江西將代值歲旱荒戶部請勑敔賑濟候事竣

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御史楊琅等乞宥御史謝文祥。不從。

琅等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朝廷雷霆之威。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

詔文祥徇私植黨。姑從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命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率京營及延綏寧夏甘凉等處軍馬一萬三千。征勦固原反賊滿四。

兵科給事中陳鉞等奏。供應宮掖貨物。依時價兩平交易不許強奪。下戶部議行。

鉞等奏光祿寺遣人於街坊市物。不復計直。槩以勢取

負販者不幸遇之輒呼號痛哭如被劫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祿寺所供用者既有天下州郡歲辦之額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昔皆足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宮掖間宣索過額必是供應者侵漁妄費伏望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販之艱自今上用之數務從節約嚴防供應之人不許侵漁遇有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強奪許巡城御史訪察治罪

八月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以先聖廟御製碑亭修造畢奉表謝

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候選缺選用從之

癸巳。辰刻京師地震有聲。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史俊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賀恩等一百三十五名。

起南京大理寺卿守制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土達滿四倡亂特起用之。

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詔土達滿四叛逆。停陝西布政。僉事余子俊等俸。兵部奏余子俊等俱職居方面不能撫綏防範以致土達滿四叛逆及與總兵任壽進兵又不能運籌畫策以致軍旅喪敗皆當究治。上然之。

九月。庚申。祔葬孝莊睿皇后于裕陵。

癸亥夜。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爲彗星

授貴妃萬氏父貴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揮。

初天順間。宮人萬氏侍　上於東宮。及　上即位。冊爲

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爲諸城縣吏。以妃貴授都督

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寵隆赫。通妻王氏出入

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陰使婢僕結通妻往來于家。

朝士希進者羣趨通門。劉吉亦附之

大學士彭時以彗星見。乞罷免不允。

時言比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邇者彗星復

見。災異尤甚。皆臣下不職所致。乞賜罷免。　上曰朕自

修省。所辭不允。

吏部尚書李秉等以彗星見俱引咎乞免不允。

大學士彭時上修省疏。

時因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猶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各陳獘政。下所司擬行之。

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迭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恂懼皆陰盛陽微之徵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二者外間傳聞　陛下於中宮或有參二之者姚夔嘗以爲言　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不減中宮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　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荊襄流民所

在刦殺人心揺撼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飢寒疾苦父母必爲之寢處不安今　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飢之奏不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爲汎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飢寒爲父母者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處之乞罷征稅之務發内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每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機轎導用金吾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濟飢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齋醮又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盖因賞賚無

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塡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奸衆子効尤爲父者恬不知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奸貪蒙蔽之徒　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賜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卽擬行之。

西天佛子劄實巴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地爲寺田仍

乞宛平縣民爲佃戶。上許之

戶科左給事丘弘聚其妄請之罪。上命戶部聚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刑部郎中彭韶因星變陳弊政不報。

疏言未終者四事以爲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鎭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閒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權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必有加罪所求能得

所請輒從。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玆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臾以覬月後之恩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

御史胡深等劾商輅程信姚夔馬昂乞罷黜不從。

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彗星示鑒。皇上兢惕不寧臣等亦皆憂畏已畧陳愚衷。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修省亦徒爲虗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皇上總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竊以市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皇上在青宮郕邸密謀廢立彼以内閣大臣畧無一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狥其邪謀是乃賣國之姦也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四川聽屬權豪之子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滅公貪財黷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

劉千斤。賊官姚萬兩之謠。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濟無方。三邊軍餉。調度無策。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答天意。　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允。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旻等三人具疏於御前面進。　上曰。進疏自有舊規。旻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姑宥之。

尚書姚夔程信侍郎商輅乞休致。不准。

尚書馬昂乞致仕。許之。

辛未。祔享孝莊睿皇后神主于太廟。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請乘機襲毛里孩復河套。下兵部會

議非計從之。

萬里言陜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凉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飢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奸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為客而我為主以客就主以逸待勞一

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驅馳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飭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 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敕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公等四星。
御史左鈺言請發遣番僧不報。
鈺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號　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　陛下又謂恐失遠人之心臣以爲　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邇人心乎。乞
發廷臣計議
翰林檢討張顺上言八事下諸司知之。
一曰溥恩澤以廣後嗣二曰求賢才以資治理三曰開言路以達遁情四曰接群臣以察庶政五曰罷冗食以蘇民困六曰節賞賚以豐財用七曰擇將帥以邺邊軍八曰去異端以崇正道。

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喬新奏免福安寧德縣銀課。命減之。

二縣銀鑛久絶。有司責民供輸。民多破產賠納。奏上。戶部議減三之二。

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

京師地震。御史康永韶奏考察兩京官。命吏部都察院會各堂上官考察。

命會官廷鞠給事中董旻等二十人御史胡深等六人各降擬贖杖還職。

先是旻等以彗星見各上疏請罷商輅姚夔程信鄒幹等不自安各上章求退夔奏多詆言者於是旻等復言輅

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強辯決當罷黜而攻
擊尤切上變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旻等廷鞫之會
御史林誠又言臣近劾商輅當郴邸易儲之際不能正
救今復起用不合人心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
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亦命廷鞫

十月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該選監生考身言書判以別去
留從之

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者與
冠帶閒住柰監生中甘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
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
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

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　詔書例。令冠帶閒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吏部等衙門尚書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待罪。　上宥之。

上曰。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惰。既認罪。姑宥之。

以楊鼎爲戶部尚書。

進直內閣彭時。改吏部尚書。商輅爲兵部尚書。劉定之改

禮部左侍郎兼官仍舊。以薛遠爲戶部尚書總督京儲。給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誥命。謙子編修岳考滿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可岳奏自陳李秉言謙先任學士曾犯贓罪充軍原授誥勑俱已追後雖遇赦致仕終係犯贓之人例難推封　上曰謙因子推恩其與之不爲例

吏科給事中毛志勍李秉等考察不公乞明正各衙門堂上官欺罔之罪不從

志言適者京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從公考覈以消天變奉　旨著吏部會同各

堂上官考察各堂官當念　陛下克謹天戒以遵常憲
却乃朋奸欺蔽虛應故事如戶部郎中邊永以六十有
五被黜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蕭繼者尚留工部郎
中董成以有疾被黜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彭尚者
猶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桓貪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效
尤乞將府部等衙門堂上官曾預考覈者明正其罪以
爲大臣欺罔之戒　詔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司
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覈
伏羌伯毛玉攻叛賊滿四力戰死我軍遽退都御史項忠
即陣斬一千戶以狥衆乃定
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

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
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
功今類此乃不待援至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
朝廷尚慮師淹歲月　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
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
忠異己各煽浮言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二星

兵部奏請命撫寧伯朱永率京軍四萬討叛賊滿四大學
士彭時止之

兵部以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以
京軍四萬往永復張大其事請　朝廷定賞格乃行內

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　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刦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爾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為京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號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言

順天府學生馬璞痛父貞從征滿四死于賊上章乞同兄

孫往討賊爲父復讐　上憐其志命馳驛而往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劾成國公朱儀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吏部侍郎章綸刑部侍郎王恕工部侍郎沈理大理寺少卿金紳　命禮部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毛弘往按之

智等言妖星示警災異迭至自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之實大臣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俱以猥瑣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右侍郎章綸從事先朝雖有可取及任吏部以來功名大損如以子玄應冒京衛軍餘俛倖薦書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

娶巳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大臣而偶失節之嫡
工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奸貪大理寺少卿金紳
背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答天戒安
人心南京兵科給事中朱淸等亦以爲言
十一月戊午彗星滅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讓言南京戶部收粮肆害幷法司處
決重囚過刻下其言于所司知之
都御史項忠馬文升等督兵進攻石城擒反賊滿四等捷
聞且止援兵有敕奬諭幷賞羊酒犒勞
忠等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欲降者忠
乃以二卒自隨單騎抵寨曉以禍福於是賊中脅從之

衆相率來降。獨滿四與左右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卻之。值滿四夜使愛將楊虎貍者。出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貍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鈎賜遣之約爲內應。以故滿四卒爲虎貍所賣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

石城反賊復立平涼達官鎮撫火敬爲主拒官軍。都御史項忠等復率兵搜山盡殄之

忠令各營遣夜不收數人值城下賊北行。即報南行。勿追。盖欲散彼之黨。使易成擒。劉總戎議欲任城中餘賊皆散去勿追項忠與馬文升議曰。賊自叛逆以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後稍不遂

意即又叛矣終爲陝患論法不可恕乃日採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而去因悉發諸營兵捕之斬首數千級惟滿四太平舍人能最驍黠逃去詢其黨滿洪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併獲其家口百餘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以下者數百以候取用文升與忠議曰石城之險非盡夷前後所築城垣恐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穴遂令萬人悉平之

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都御史項忠等率諸營軍馬回固原

召南京太常寺少卿陳俊爲戶部右侍郎。

虜寇榆林。

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修復運河壩閘。

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於武進奔牛呂城設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頹，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且鹺盜因之出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宥委常州府知府卓天錫成之。

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

中書舍人黄瑆等奏稱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綸命，書

寫誥勑在朝爲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爲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勳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效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者爲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言六事下所司議之

一勵實行二精考察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六革宿弊 上曰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欽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御史劉璧合諸道力詆戴用所言非是請歸推舉之柄於吏部不報。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言十事。上命所司知之。序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策以均徭賦制治保邦莫此爲要弭災消變莫此爲急。

降御史邵有良爲四川蒲江縣知縣

時有良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出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

法。誣奏有良報各官日用之數。事涉不敬。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旌表福建上杭故民邵縉紳妻陳氏。縉纓妻黃氏貞烈。巡按福建御史涂棐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之。從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以行。至梅溪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己丑。成化五年正月丙辰朔。

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官軍捕附滿四賊首毛哈剌亦傳首至陝。未殄土達悉令本分耕牧。

都御史項忠奏處置石城事宜從之。

忠奏石城迤北古西安州添設一千戸所。除官撥軍防守又以固原千戸所改爲固原衛。奏選指揮等官苗鳳等七十餘員理衛事。復添設兵備僉事一員。舉鞏昌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項忠等遂班師。

任壽吳悰陳价俱謫戍劉清馮傑伏誅。

命禮部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體勘南京考察庶官應否來聞。

南京吏部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會各衙

門掌印官考察庶官。綸明各徇意見，參罷官九十六員。
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僉名？事有未當，宜令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將今歲考過官再從公體勘應否來聞。時盛、弘奉勅往南京按他事，因以命之。既而綸又訐奏。上亦命盛等併勘。

已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

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大罪十有二。命三法司會多官議聞。革秉太子少保，令致仕。秉自科道合舉掌吏部，侍郎崔恭、尹旻咸不悅，事多同異。其科道劾姚夔、商輅、程信、馬昂，皆謂秉主之。夔等共銜之。至是黜朝覲官甚多，彭彥光、彭寅以姻戚，僉事鄧

秀劉倫正皆與黜竟怏怏崔尹二侍郎又曰夜露秉之短於相知者給事中蕭彥莊因具劾之疏下多官會勘二侍郎對欵承伏且曰吾二人嘗諫如不聽何刑部尚書陸瑜會六部等衙門議秉銜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有負任使著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命彥莊指實回奏學士陳鑑送秉詩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稱誦焉逮給事中蕭彥莊御史劉璧馮暉吳遠康永韶刑部主事吳智下錦衣衛獄

彥莊奉　旨指名懼搆怨遲疑有旨切責乃指劉璧馮暉吳遠以嘗上書請歸推舉之柄于吏部也及布政丘

陵憾彥莊見劾褫職亦訐彥莊使山西嗔奉承不至誣劾巳并吳智亦訐永部俱逮問彥莊降驛丞璧暉遠降州判智調通判永部調知縣

陞吏部左侍郎崔恭爲吏部尚書

科道直隶者喧訕大理卿王槩嚮意冢宰并內閣彭時聽彥寅等譖因嫉彥莊合計罷隶彭內不自安稱病侍讀尹直請閣臣商輅急以崔恭補冢宰庶厭科道北人之心以解王彭二公之謗商諾翌日補恭恭又托尹直轉旻改盛

戊寅月犯心宿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珝侍講

學士劉吉主考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費誾等二百五十人。

總督陝西軍務都御史項忠奏固原迤北添設一衛。從之。

忠奏固原地方止于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達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扼其要衝。

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

日本國使臣回還。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不從。

禮部執奏不可與且欲治其通事閻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令原來伴送外夷人管束外夷并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山東濟寧人李𪩘奏外夷朝貢經過者擾害有司驛遞乞勑該部遣官伴送事下禮部覆奏謂不必遣官故有此令

反賊滿四檻送京師伏誅

勑陜西巡撫馬文升等撫綏土達給衣糧農具

時滿四平後其餘黨反側未寧巡按御史江孟綸以爲言故勑文升等撫綏之

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

初南京科道因天變劾恕等　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按之俱得實奏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章綸縱子冒籍入試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叅駁失當乞宸斷將各官或調用或罷黜逮問　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革前并宥之

賜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岑鏞誥命

先是李賢等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之日重賞給誥勑至是總兵趙輔等奏鏞竭誠盡忠領兵

當先功勇可嘉宜給以誥命吏部覈實覆奏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命繫之時等言弘緒宜置之法但弘緒為先聖嫡孫今宜從厚伏望念先師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 上曰弘緒罹法殊玷家聲卿等欲彼散行就逮雖非所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言五事 上嘉納之一端身心以為治本二從儉約以厚民生三却虛名而務實行四勵節義以敦風化五臨午朝以諏政理事下禮部覆奏 上曰所言有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閏二月掌武學事國子監丞閻禹錫言三事。下所司議行之

一古者學必有廟。受成獻馘。示先禮義而后勇武也。令本學餘堂數楹。乞勅所司改為文廟。庶學者觀瞻。知禮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薦舉至部。試有弓馬策略者。署陞官職。令本學應襲子弟。如薦舉事例。亦試藝量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生學無成效者。例為民充吏追糧。令本學生皆膏粱紈綺之裔。糜費廩祿者多。潜心韜略者少。乞勅所司每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責追廩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

己未。雨霾。天氣昏蒙。黃塵四起。

夜。月犯昴宿。

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典必待考滿。下吏部議行之

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司。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未必廉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爲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連坐。庶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奏。從其議。

癸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

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

興化知府岳正乞致仕許之

正字季方順天府漷縣人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陞春坊賛善剛方正直與俗不群英廟復辟王翺薦入內閣參預機務極言曹吉祥石亨怙寵作威福曹石憾之適承天門災詔正視草有自責語曹石遂指誣謗貶欽州同知因母老未即行囑行事者發其遲滯復逮錦衣獄備拷掠謫戍鎮夷吉祥等敗旋復修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帖黄李賢惡之出知興化府至是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豪儁負氣博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恒自許若得柄用必開世太平竟顛躓不偶或謂正浚恒起凶不密失身僅得善終已爲幸矣盖

不滿之意云。

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

禮部侍郎葉盛等奏勘過南京侍郎章綸都御史高明考察事。命俱宥之。

禮部議南京會官審錄坐次從之。

禮部奏本部右侍郎葉盛奉命體勘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所奏南京六部堂官與六科給事中會官錄囚坐次議得南京法司審囚之日。給事中與公卿並坐誠有未安但因仍之弊已久宜禁革將來查得在京法司凡遇會官審錄重囚。俱於承天門東西。分為四行列坐。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前行。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

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前行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幷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班後行及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中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列於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照席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給事中列於西旁俱有序次南京法司衙門會官乞如北京坐次今宜依盛等所擬移文南京文武衙門遵守

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

三月敘平滿四功陞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左副都御史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張昇丁溥董越進士及第張璲等

七十五名進士出身。張曉等一百六十九名同進士出身。

命秀王主祭四陵。

侍讀尹直言。往者兩大臣主祭。故陪祀者可分。王令徧詣四陵。陪祭者尚可分耶。禮官愕然從之。

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喬新奏。蠲興化府屬牛租。從之。喬新行部興化。問民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疏以聞

遂蠲其租。

刑科左給事白昂。因黃霧之災。上言六事。不報。

大略謂

陛下卽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

織造矣。而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中鹽矣。不得求地

矣京城内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爲禁止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急務

四月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罪凌遲下刑部監候處決

元吉凶暴貪淫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敔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敔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煥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謬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

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 我朝革天師之號，止稱眞人。延至於今，子孫爭襲，致成讐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絶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誑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 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有敢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

贈國子祭酒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時勉先謚文毅，至是其孫顒奏：時勉歷仕四朝，曾効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 上曰：時勉在先

朝。直言敢諫。毅不足以盡之。改謚曰忠文。
辛巳　皇子生。
賢妃栢氏出。禮部奏春秋書子同生。重國嗣也。
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奏。勑撫安土達。
文升親詣固原。檢其戶數。拘其老者。面諭以生生之樂。
釋其驚疑。衆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為亂。遂奏給復三
年以安其心。復楬示諭之。選丁壯千名隨軍。皆樂從。願
効奴力以報。後再奏復指揮滿疇官。陝西西安左衛帶
俸。以絶後患。
五月以吏部右侍郎尹旻轉左。改禮部右侍郎葉盛為吏
部右侍郎

提督兩廣軍務巡撫都御史韓雍丁父憂。
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南京大理寺評事張珏陳言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乞令後許本寺叅問。從之。
珏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叅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徇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平人。因而誣服。往往情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忽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叅問。本寺卿王槩復奏如議。
以原傑爲戶部左侍郎。陳宜爲兵部右侍郎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托貪賄為事認萬貴妃為同宗多結宦官為內援朝臣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

陞侍讀學士劉吉為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詔備倭巡海等官禁防倭夷

浙江定海衛副千戶王鎧言倭夷姦譎侵掠海邊見官

軍追捕乃陽為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嵩嘗被
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為掩襲
之計乞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
邇者倭使清啓凌轢館僕殘殺市人迹實桀驁鎧言誠
當宜移文備倭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
斥堠以防其姦

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

元時賽典赤守雲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校以勸士民
德之迨歿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
統間廢之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于民宜在祀典事
下禮部覆實請修廟復祀從之

鹽賊錢厚糾衆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倫倭都督僉事

董貴擒之。

六月癸丑朔日食。

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

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

之相持既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寧夏巡撫都御史張鎣受密勑撫安降虜。

虜自永樂來降散置寧夏所屬地方至是慮其爲變。

命設法散處之。

河決開封。

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以九年考滿留掌都察院事改左都御史

流賊李鬍子聚衆掠漢中劫掠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率兵除之

八月廣西道御史李琮上言內庫課銀乞類解并軍器量徵折價下工部以舊制不容增損止之

琮言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處解錢粮有數少而其來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琮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

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續解者亦惟取具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爲姦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上下材用不乏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安定之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爲編修嘗

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爲侍講當北虜搆難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群議未決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荅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凡事必從公論而潔巳勤事視昔有加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上言皇親指揮周彧翊聖夫人劉氏強占民田 上以待勘報區處諭之

森等言昔奉 英宗勑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 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彧翊聖夫人劉氏屢

蒙賜給田地今歳又求武强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慾無厭畿内之地有限小民賦税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兹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閒田名為求討實則强占乞勑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為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治以重罪則豪强畏法小民被惠宗社幸甚

九月命中書舍人解禎亮復職

禎亮故學士縉之子九年考滿時已六十八歳矣例不復用禎亮自言父縉在永樂間擢居内閣頗効忠勤乞

仍舊職。上特許之。

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致仕。

按陳憲章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遵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刑部郎中彭韶。御史李琮下錦衣衛獄。

初錦衣衛指揮周彧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撫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

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爲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
或不滿復言於　上改命韶暨琮復按韶往不復步田
但言田皆貧民恒産近於京畿之内不當動擾以失民
心况土多瘠薄尤當使民歲耕培養地力豈可從而奪
之且自劾不能丈田之罪　詔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
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孛羅忽亂加思蘭寇延寧固原
十月以陳鑑爲國子祭酒
徵士吳與弼卒
按門人婁諒云與弼資禀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
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學之傳心慨慕焉

及覩明道亦嘗獵心。乃知聖賢之學可必。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

十一月逮文選郎中陳雲員外郎劉恒主事乙瑄陳道下錦衣衛獄。

初吏許雲等命刑部問科道官劾吏部尚書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為計。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避劾涉嫌。乞調

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鞫之既而都察院擬贖杖遝職命調雲等於南京部屬其訐告吏孫慶等遣爲民
巡按廣東御史龔晟等上言宜設大臣總督兩廣軍務兼
巡撫下兵部議設總府於梧州總制兩廣地方
晟與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於朝以爲兩廣事權不協是以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
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圭集議規畫舉韓雍對
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復維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同開總府於梧州便宜行事兩廣叅副以下俱

聽節制前兩廣鎮守太監兩廣總兵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馬升充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充叅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於總府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海西等處朶顏等衛女直土達來貢宜令通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及貂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兎鶻今後不許來進　上是之

浙江台州府黃巖縣地分設太平縣

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女直來朝野人宜令一年一次來朝不許過五十人從之

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日衆供

給誥繁。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已經通行遵守。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

暫停比較民間牧馬。

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較。責限有司征解。兵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恤。今歲河南山東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